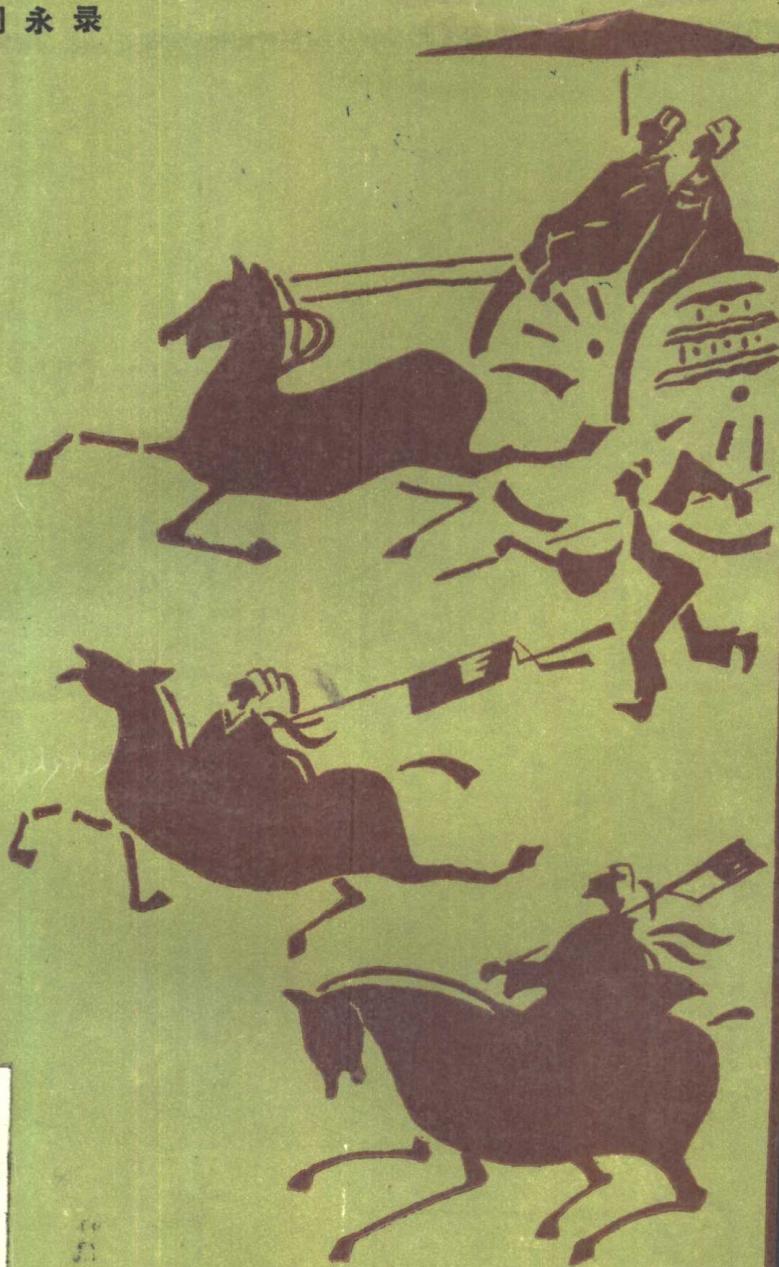


周永录

战
略
家



战略家

周永录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战 略 家

周永录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阳新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10000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ISBN 7-5354-0366-2
I·316 定价：3.5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的第二本谈
论战略的专著。这些文章，
详细分析了许多曾经活跃在
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舞
台上的名人、名将取胜的奥
妙和指挥技巧，行文旁证博
引，纵横潇洒，提出了一些
颇有见地的谋略思想和谋略
原则。它对于政界、军界、
经济界、外交界以及学术界
的朋友，具有不可忽视的参
考价值。它对于提高人的智
商，拓展人的思维领域也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 录

他站在孙武子的肩膀上（代序）	王宗仁（1）
关于大将风度	（8）
为将之道的第一道	（13）
将领的名与才	（17）
名将与后台名将	（21）
军事家的雅号	（25）
酵母与谋略家	（30）
王翦用王	（36）
将将相比	（41）
因将于敌	（45）
“擒贼先擒王”	（49）
华山台阶与兵法	（53）
黄河是军事家	（59）
从玉门关到嘉峪关	（62）
“诸葛火”与“周郎火”	（66）
名将与名马	（70）
鸽子变刀	（74）
退让者的眼光	（79）
战略家的南辕北辙	（84）
绝地求生纵横谈	（87）

“水”与“兵”	(93)
“无字天书”	(98)
许世友穿鞋	(102)
左宗棠吃红苕	(106)
用兵责通	(111)
馒头计与十万大军	(114)
高颎之法	(120)
从塞翁失马谈起	(126)
沙为粮用	(132)
草船借箭与草人借箭	(135)
钱能通神	(140)
学会用钱	(145)
“沙漠之舟”	(150)
瓦岗军的兴衰	(154)
游躬耕田有感	(158)
“龙种”制胜	(162)
物的庙算	(166)
用物如神	(169)
连环马的覆灭	(173)
兵家与书	(177)
兵贵轻	(182)
船与马的神化	(186)
奪人取物	(191)
“天兵天将”	(195)
“东施效颦”的悲剧	(198)
“非常之事”与“非常之谋”	(202)

巧用闲物	(206)
吃饭的艺术	(210)
军队与“物资走廊”	(215)
蜀道论	(219)
破釜沉舟论	(224)
军队与“三”	(229)
“得马”与“失马”	(233)
兵家第一仗	(237)
瞎子·聋子·疯子	(242)
兵家泉	(247)
五丈原对垒的学问	(251)
军队与“百货之官”	(255)
极物之道	(260)
观秦陶马的遐想	(264)
语言就是军队	(269)
杜甫的兵法	(274)
“粮草先行”一解	(280)
从愚鱼说到藏珠	(284)
颐和园是一本书	(288)
大将曹彬买鸡蛋	(292)
朝朝有“肖何”	(297)
虚实相济	(303)
草木皆兵及其他	(306)
后记	(310)

他站在孙武子的肩膀上

(代序)

王宗仁

—

我对他总的印象是：象个庄稼汉。粗胳膊壮腿，一双大手象蒲扇。媳妇给他做的那双关中农民常穿的厚底、厚帮的布鞋，更增加了他的憨厚、朴实。

春天，一包印刷品寄到我手头，打开一看，一本书：《后勤史话与漫谈》，还有他的一封信，信上写道：“我在业余时间里，探索性地用孙子兵法的原理，来阐明我军后勤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写了这本书，就算是军事后勤小论文吧！”信上还告诉我，他的另一本漫谈军事谋略的文章，被一家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

我惊喜，钦佩。这个周永录，真有他的！他是从汽车司机成长起来的新闻干事。还在连队开车和当指导员时，他就写了不少反映青藏高原汽车兵的散文和小说。后来，调到总后勤部西宁兵站部任新闻干事，1978年调到军事经济学院搞新闻工作。近几年来，我也隐隐约约知道他在业余时间里学习研究《孙子兵法》，当时我还有点不理解，这个老周，怎么玩起老古董来了？自然，心里更多的是对他的祝愿，盼他快

点拿出成绩来！没想到，这么快，他研究孙子兵法就结了硕果，汇集了两本书。

我对这个“庄户子弟”的认识似乎到此才接触了点本质。他倔强，刻苦，好学，更突出的是那股韧劲，敢于啃硬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永远都不知道服输。

二

周永录出生在关中平原的庄稼院里。初中毕业后，家里缺少劳力，他便抡起老镢头种田。1964年，他带着满头的高粱花和田间的泥土味走进了军营，当时，挎包里装着两本书：《孙子兵法》与《吴起兵法》。那是爷爷临终前作为传家宝留给他的。

真有这样的怪事：兵家之地却不许看兵家的书。“文革”中，一位领导指名道姓地说：“周永录爱鼓捣‘四旧’，搞这玩艺儿还不是复辟？你们要看着让他烧掉。”

呼呼的火苗，吞噬了爷爷送给他的传家宝。那是在烧周永录的心啊！

可是，世上硬是有不怕火的东西。周永录把《孙子兵法》的字字句句，连标点符号都烂记在心里了。这是再大的火也烧不掉的！他找来一个大本，把《孙子兵法》又抄在了上面。不敢公开抄，只好有时躲在驾驶室里，有时坐在连里不容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有时出车后在兵站上……，一大本当然不可能全是兵法，前面有几十页抄的是“语录”。他考虑得蛮周到。

不久，他调到团里宣传股搞新闻报道。天有缘分，他在

清理股里的书库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本《孙子兵法》。

那一年，我去青藏线采访，在西宁小住几日。作为客人，周永录陪我游览了塔尔寺，之后，我们便沿着四千里青藏线一个兵站一个兵站地采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每在兵站上住下后，他都抱着本《诸葛亮集》在啃。我们同住一屋，他只顾入迷地看书，或者在写什么——想必是读书心得了。我呢，忙于整理采访笔记、写些散文什么的，也无暇去顾及他了。采访完毕，又返回西宁。一日我们闲聊时，我才问起他读《诸葛亮集》的事，方知这些年，他除了学习、研究《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外，还有计划地研读《诸葛亮集》、《曹操集》等中外兵家著作和传略。说着，他便拿出一大本书写得工工整整的读书笔记让我看。我强烈地预感到：这个周永录就象跳远运动员经过一段助跑已经踏上了弹跳线似的，很快就会产生爆发力！

三

培根说：“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璜，也可以增长才干。”周永录是属于第三类。

1975年深冬，正是大雪封山的时候，我又一次来到昆仑山下的格尔木采访，陪我的又是周永录。他交给我一篇文章，题目叫《“兵不厌诈”与“兵不用诈”》。我当时就读了一遍。问题提得新，口子选得小，很有独到之处。文中引经据典，分析了“兵不厌诈”和“兵不用诈”这两种军事原则的演化、发展过程。周永录对我说：“算来，我读兵书十年有余了，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军事文稿，是好，还是不好，我心里

没数，请你给我找个内行指导指导，我拜他为师。”这种喜悦而又担心、兴奋而又不安的心情，我理解。我回到北京后，就把这篇文章送给了解放军报社负责军事专版的一位老编辑。老编辑读后喜出望外，当时就拍了板，留用，并问我周永录是个什么人。我回答：“初中生，满口老陕腔！”老编辑听罢沉思片刻，说：“好，他来京时，你带他见我。”从此，周永录和这位老编辑成了好朋友，他每次来京办事必定去看老编辑。他们交谈得投机、知心，有时老编辑出题目，让周永录作文章；有时周永录带上稿件，让老编辑指教。这种平等而愉快的交流，使周永录终生难忘。

四

写文章，必须把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耐读，才能读出味儿：“结合”是有门道的，死拉硬拽不行，需要象男女间谈情说爱一样，有个牵线的。此刻，周永录站在嘉裕关外的沙漠中，望着身边成群结队的骆驼，他心头一亮：这不就是牵线的吗？

这环境，这气氛，使他想起了征战的古代，兵法家孙子在“军争论”中的话不由自主地响在耳畔：

“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意思是说，军队没有军用器械就会失败，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储存就无法坚持作战。

他的思绪又跳到了本世纪初期澳大利亚的运动会上。骆驼和骏马在赛跑。双方在一百八十公里的赛途上，滴水不进，寸草不食。跑完单程时，骏马捷足先登，不料立即死

亡。而骆驼呢，又稳稳当当地返回了原地，获得冠军。

嘉裕关外的漠风，吹拂着周永录，他自然而然地把孙子的话与骆驼连在了一起。他觉得这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孙子的意思是，不顾器械粮秣而盲目冒进的军队是没有生命的军队；驼、马赛跑则告诉人们：骆驼之所以能取胜，因为它有两个驼峰——贮存脂肪的仓库。还有它的胃和肌肉——贮存水的水库。这“粮食”和“水库”是它赛跑的生命。

周永录在嘉裕关外的漠风之中，掏出随身带的笔记本，写下了这样的两句话：

“驼、马赛跑是具体化、形象化了的军争论，军争论是抽象化、理论化了的驼、马赛跑。”

正是这两句话，为他后来写的《沙漠之舟》搭起了框架，提炼了主题。这篇用孙子的军事原则阐述军队后勤工作重要性的漫笔，对那些轻看后勤的人是极好的教材。

在关中，他忍着饥渴，踏着座座遗址，访问着胡子一大把的老人，写出了《王翦用王》。

在隆中，他找到了诸葛亮种的两块地，对它的形象、土质、水系，都进行了观察、研究，写出了《游躬耕田有感》。

在五丈原，他详细地考证了诸葛亮怎么屯田，怎么运粮，又怎么积粮……二十多万字的军事战略漫笔，就是这样在对生活的深入考察中写出来的！

五

这个老老实实、做事一丝不苟的周永录，竟然长着一块

“反骨”。不是反别人，正是反他崇拜的孙武子。我同几个跟他要好的人讲了，他们都说，蔫乎乎的周永录还挺拿主意的！

我想，说“反”，也许过了点。总之，他不是百依百顺地按孙老头的话行事就是了。确切地说，他学习孙子兵法是依据自己面临的具体情况去具体掌握和运用。用他的话说，不可被那些名人和伟人所吓倒。

他这是站在兵法家的肩膀上学习兵法。

正因为这样，他才发现了孙子兵法有不够周到之处……

一年，我出差到武汉，见到了周永录。那是个盛夏的星期天，他耐着火炉般的高温，满面汗流地伏案写作。桌子上摊开了各种各样的资料，真有点使人眼花缭乱。

“我正在写几篇漫谈！”

口气十分兴奋，我一听便知，又有得意之作问世。我问：

“写的什么内容？”

“与孙子唱点反调！”

我品出来了，那得意正是由此而生。便希望他跟我细谈几句。不料，他不谈文章，却给我讲了两则故事：

第一个故事。公元一一五年，西羌作乱，东汉将军司马钧率领二十余万军队前去征伐。由于山高路险，粮车不通，前线将士吃粮全靠骡马驮运。司马钧不作任何物资储备，只是一味率军作战。数日后，前线的二十万大军断炊了。千里之外的粮车难以救急。将士们饿着肚子作战。在这时候，司马钧便照搬孙子兵法上关于“因粮于敌”的原则，命令汉军到敌占区去抢收小麦，结果遭到羌军的重重包围，全军覆

没，司马钧被迫自杀。

第二个故事。公元一九四年，徐州牧陶谦临死时，把镇守徐州的大任交给了刘备。曹操得此消息后，勃然大怒，想趁刘备在徐州立足未稳之机就出兵进攻徐州。刘备知道曹操军粮不足，攻徐必须“因粮于徐”才行，便立即下令把徐州的粮食全部藏了起来。曹操得到这个情报后，只好放弃了攻打徐州的计划。

讲完故事，周永录沉思片刻，对我说：

“两个故事，算是一道考题吧，请你思谋思谋答案。”

“司马钧的自杀和曹操攻打徐州的失误，也算是对孙子先生的惩罚吧！”我说。

他笑了，点点头。

不久，我就在全国各地的军内外刊物上，看到了周永录写的一些军事漫谈：

《“因粮于敌”利弊谈》，这是对孙子兵法里“因粮于敌”思想的质疑；

《话说“后勤形势”》，在孙子关于判明战争胜负的“七计”中，他又加了“一计”，物资孰丰；

《三军可夺物》，是孙子“三军可夺气”的军事原则的延伸……

孙子是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不是完人，他的军事思想没有、也不可能达到顶峰。“庄稼院”里的周永录，也可以站在孙子的肩膀上了！

关于大将风度

作为一员统兵大将，有无大将风度，常常会影响到战争的胜负。所以，每当人们在评价军事人物时，常常会提到大将风度。具有大将风度的军事人物，常常会得到人们的敬仰与赞扬。

什么是大将风度呢？这就是一员统兵大将在军事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美好的举止与态度。这种美好的举止与态度，是一员统兵大将的思想品德、文化素质、谋略修养、生活经历、社会经验、性格特征以及指挥艺术的综合反映。

然而，统兵大将在军事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举止与态度，并非都是美好的。一部《三国演义》，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了许多统兵大将的感人形象。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些形象，我们就可知道他们在举止与态度上虽然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袁绍虎将满营、势倾天下而优柔寡断；吕布善驰疆场、勇冠三军而见利忘义；曹操机敏过人、强于调度而轻信谣言；司马懿深谋老算、动应多端而疑心重重；关羽舞刀如飞、威风凛凛而骄傲自大；张飞雄壮威猛、声若巨雷而心情急躁；孙策血气方刚、英勇无比而粗心少备；周瑜计策出众、临危制胜而气量狭窄……他们的特长，使得他们在复杂多变的军事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成了风云一时的历史人

物，但是他们的“特短”却使他们在战争中受到了惨重的失败，有的甚至全军覆没，连自己的脑袋也丢掉了。

古往今来，多数人在论说大将时，常常只观于勇，但却不知道勇之于大将，仅仅是其应该具备的许多条件中的一个而已。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则不然，他论说大将时也观于勇，但更多的是观于大将在“逆耳忠言”之下的举止与态度。他在给大将下定义时说：“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此之谓大将。”这就是说，只有那些目光远大、广纳众议、刚柔合道、智勇兼备的人，才能称得起是具有大将风度的良才。

为什么诸葛亮要把“从谏如顺流”列为大将的必备条件呢？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一点事关战争的胜负，非常重要，而且在于这一点实在是连许多名将也不容易做到。凡是大将，大概都有一点战功。人一有战功，就最容易骄傲起来。不管是什人，只要他一骄傲，本领就变小了，在战争中就应付不了任何突然变故。这就是说，骄傲自大是一员统兵大将由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的发酵剂。恰恰相反，谦虚是胜利的发酵剂。只有虚怀若谷、广纳众议的人，才能做到在巨大苦难、意外打击、严重挫折、惨重失败、恶劣环境中表现出沉着机智的品格，百折不挠的毅力以及其他与众不同的韧性，从而指挥着军队转败为胜。

诸葛亮之所以奇策泉涌、智谋纵横，就在于他能够在“逆耳忠言”之下有一个美好的举止与态度，确实是一个“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的人物。他为了“集众思广忠益”，公开提出了“纳言”之策、“与群下教”、“又与群下教”、“劝将士勤攻已阙教”。他在南征孟获前，还虚心

采纳了马谡关于“攻心为上”的建议，发出了著名的“南征教”。这就使得诸葛亮手下的智士如云，勇将如林，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强，竟然打得曹操、司马懿畏蜀如虎。

从谏如流者胜，拒谏如石者败，这样的事实在战争史上俯拾即是。齐威王从邹忌之谏而战胜于朝廷，赵武灵王从肥义之谏而胡服骑射。这些故事早已经成为千古美谈。刘邦比之于项羽，寡不敌众，犹如鸡蛋碰石头，然而垓下一战，刘邦胜而项羽败，原因何在呢？在于从谏与不从谏矣！

话题又得回到《三国演义》里来。倘若袁绍不优柔寡断，吕布不见利忘义，曹操不轻信谣言，司马懿不疑心重重，关羽不骄傲自大，张飞不心情暴躁，孙策不粗心少备，周瑜不气量狭窄的话，那么战争的形势肯定是要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的。只可惜，这些人就在他们面临着失误甚至失败的时候，两只耳朵就好象两片石头一样，听不进别人的正确言论，这就难怪他们在战争中要吃大亏了。

自然，所谓从谏如流，也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盲从，而是要择善而从，常听君子策，不纳小人言。这就要求纳言者要有点识别能力，认得准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要不然，就会象吴越战争中的夫差一样，专把伯嚭当君子，唯伯嚭之胡言乱语是听。这样做，怎么能不坏了大事呢？所以，这里还有一个亲君子远小人的问题。

如何亲君子远小人呢？请看看郭隗对燕昭王所说的一段话：“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响籍叱咤，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郭隗的话，